

神信論

古列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神 信 論

与信徒和非信徒的談話

古 列 夫 著

罗少農、楊任之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1956年·北京

Г. А. Гурев
О ВЕРЕ В БОГА

Беседы с верующими
и неверующ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译出

論 信 神

与信徒和非信徒的談話

〔苏〕古列夫著

罗少農、楊任之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1}{2}$ · 字數 45,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7) 0.24 元

統一書号 2002·65

目 錄

令人怀疑的事实·····	1
上帝与宗教的矛盾·····	15
对神的一切信仰都是沒有根据的·····	27
信神和罪惡的存在·····	35
科学与对神意的信仰是不相容的·····	47
科学与对宇宙创造者的信仰是不相容的·····	55
宗教为誰服务·····	64

令人怀疑的事实

在古羅馬帝國的某些地区，曾有以米特拉（Митра）神命名的米特拉教流傳过。这个宗教的信徒們相信米特拉的降世是神奇的，他为一个無瑕的处女所生。人們把米特拉作为神——受难者，作为替人贖罪的神來崇拜，因为他为人类的幸福献出了生命。据这个宗教的拥护者們所傳播的說法：米特拉是被釘在木架上死的，被埋葬在洞穴內，但是，不久他复苏了，并掀开了压在坟墓入口处的巨石而由洞穴中出來。

关于米特拉的神話很像福音書上关于基督的說法，而且关于米特拉的宗教神話的發生远比关于基督神話的發生要早。在一个很長的时期中，米特拉教曾是基督教的勁敌。不僅他們的宗教教义，而且他們的一般仪式彼此之間差別也不大。直至羅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之后，米特拉教的势力开始衰微了，最后終归滅亡。

所知的詳情是这样：米特拉神的地下殿堂里有洞穴，“至聖所”似乎就在这个洞穴之內 这对于信徒們也是極端秘密的。只有被視為“聖徒”的信徒們才能進入这經常为帷幕所遮蓋的禁地去。但是，要成为一个聖徒是多么困难呵！信徒們必須忍受考驗、艰难、必須舍弃一切人間的享乐。在

每一个考驗之后，“聖徒”就能达到神聖化的新階段，他要忘掉自己的斑白头髮，忘掉自己的縐紋、衰弱，而只要想更進一步地接近認識那偉大的秘密。最后，当聖徒經過第七階段，即考驗的最高階段的時候，才被称为“僧侶”——神父。但是，达到这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一百年未必能出現一个新的神父，只有已經隔絕了塵世一切的衰頹老人才能达到这个地步。

“神父”战战兢兢地走近聖地神秘的帷幕，以期把它掀起。为了認識“秘密的秘密”，也就是为了得知所有其他信徒所不許知道的神的本質，他才屏息地走進了殿堂的隱秘地方。但是，老人激动得几乎昏过去，在門檻上停住了：因为在殿堂的聖地里什么也沒有。除了光滑的四壁，是什么也沒有呵！原來，聖徒獻出自己的生命所尋求的“偉大秘密”，結果只是空虛。

难道只是米特拉的祭司欺騙了信徒們嗎？一切宗教除了空虛以外都是什麼也沒有的，因为作为宗教內容所信仰的神，本來就是沒有的。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教徒們認為他們的教义只許信奉一神。这些宗教通常称为一神教。但是，这样說是对的吗？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因为所有这些宗教都信仰多神的存在。所有这些宗教都談到天使和魔鬼这一类跟宇宙的創造者、主宰者——主神一样的超自然的东西。根据信徒們的概念，天使是善良的神，是人們的朋友，而魔鬼是凶惡的神，是人們的敌人。这些神只按其等級和身份与主

神不一样。

基督教說神有三个化身，即聖父、聖子和聖靈。这三个化身中的每一个都各有自己的特性。虽然基督教的傳教士企圖千方百計地証明这三个神就是一个神，但是，这算什么样子的一神教呢？基督教徒不得不信仰“聖靈的三位一体”，“不可分的同体”；神是單一的，但是化为三个身，而这三者是“不可合也不可分的”。因此，对于基督教徒說來上帝存在于三个化身之中，仍然屬於一个單一体，实际上，这对信仰“神聖的三位一体”的說法的人，就是一乘一三次还等于一。

各个不同民族的宗教，都按照人們的形象和模样來描述自己的神。例如，黑人的神是黑皮膚的，魔鬼則是白色的。而日本人的神是扁鼻子斜眼睛的黃臉人。

古希臘的思想家色諾芬說過：如果牛、獅或馬能够意識到神的話，那么，每一种类的动物必有其自己类型的神，像牛或獅等等的样子。

由此可見，宗教是人們制造出來的；不是神創造人，而相反地，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創造了神！十八世紀著名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俏皮地說過：如果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創造了人，那么，人也是同样地对他报复了。

基督教徒們在聖像和雕刻上把上帝描繪成人形。同时，基督教的神學者們肯定說上帝是無形的，是沒有人的器官的“純粹神靈”。这是顯明的矛盾。牧師們也在這點上同他們所視為“聖書”的舊約（即神聖的、神所默示的書）相

抵觸。在舊約的許多地方說：上帝有臉、心臟、手、足和身體的其他部分。在“創世記”一書中寫道：“天起了涼風”，亞當和夏娃看見“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而且這個神奇的始祖還聽見了耶和華的步伐和聲音。耶和華以人的形象穿着衣服在橡樹之下向舊約中的“始祖”亞伯拉罕顯現出來了，亞伯拉罕亦如普通人一樣用麵包給耶和華吃[⊗]。當牧師摩西請求耶和華把臉顯示給他瞻仰，而耶和華只應允將自己的背影給摩西看。耶和華向摩西說：“看哪，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在我的手收回時，你就得見我的背”。[⊘]

這樣，在“聖書”中不僅清楚地說明了上帝和人一樣，而且还說明了他是有形的、肉體的。舊約專家大主教馬可承認在舊約全書中從未稱上帝為神靈。

信徒們對神從來就沒有過一致的、相同的概念，因為有許多許許的宗教，而每一種宗教對神都有其特殊的概念。同時有個特點：無論那一個牧師在向人們闡述神、天使等“神靈”的實質時，也不能講清楚什麼是“純粹神靈”。這是當然的，因為任何純粹的或不純粹的神靈，任何超自然的东西，都是沒有的。

無論那一個信徒也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神是什麼

⊖ “創世記”，第三章，第八節。

⊗ 參看“創世記”，第一章，第八節。

⊘ “出埃及記”，第三章，第二一至二三節。

东西？牧师們避免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神高于人类的智慧”，應該毫無保留地信仰神的存在，應該盲目地、不加考慮地相信。

事实上，也就是說，牧师們自己不能够証明上帝的存在，因为沒有的东西是無法証明其存在的。神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只是存在于信徒們的空中：他是人們的虛構，人們放縱地幻想的結果。

宗教的布道者們說：神是不可揣測的，人类的智慧根本难于了解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布道者們关于神、关于神的特性、願望等等当然什么也說不出來了。但是，布道者們却說：神是天賦某些特質的神灵。他們确信神是万能的，能够做到他所乐意的一切，那就是說沒有他办不到的事；他是永远存在的，那就是說他从來就存在并將永远存在；他是無所不在的，那就是說沒有他不存在的地方；他是無所不知的，那就是說过去的和未來的一切他都知道；他是至聖聰明的，那就是說無須任何說明他便能理解一切；他是博爱的，那就是說他所作所为都是好事；还說他是不变的、滿意一切的、普遍降福的等等。实际上，宗教給予神的一切精神品質，如万能、永恒、無所不在、無所不知、至聖聰明、博爱等等，都是人所不能企及的，但是，迴避不了一个問題：如果像神學者們的确信，神是人类智慧所难于了解的，那么他們又是怎样得知神的特性的呢？

如果某一个宗教的布道者向信徒闡述神是無形的，不可捉摸的实体，那么，在事实上，誰也不能对于所說的對象

有任何概念。伏尔泰曾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得到这样一个輪廓：兩個人談話，但是，說話的人并不了解他自己所談的是什麼，而听者却裝着了解他的樣子。

除了一連串的臆造邪說以外，宗教不能夠將任何東西給予人民群眾。

宗教認為神是造物主，是萬物的起源：他創造了宇宙，并主宰宇宙，正如專制皇帝管理國家一樣。牧師向信徒們傳道說神是世界上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世界上的一切都由他作主，也就是說“一切都是神的意志”。神似乎經常的對物體的運動進行監督，對人們進行審判和懲治，他處罰“犯罪者”并獎勵“正直的人”。各個不同宗教的布道者們都這樣肯定說：“沒有神的意志甚至連一根頭髮都不能從人的頭上脫落下來，”因此，信徒們稱神為“天父”，或稱為主，即老爺。而稱自己為“神的奴隸”，即不自由的人。其結果他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祈禱，跪拜懇求神賜予恩惠，并向神感謝一切。信徒們在祈禱時反復說着“這就是你的意志！”而并不了解神是人的幻想的產物。

猶太教的牧師說：每年在一定的日子神能夠準確地預定，即事先的決定：“多少人死亡與多少人降生；誰將生與誰將死；誰能享其天年與誰將夭折；誰將死于水中與誰將葬身火窟；誰將遭受兵刀而死與誰將為猛獸所噬；誰將餓死與誰將渴死；誰將遭受風暴而死與誰將染上瘟疫而亡；誰將被絞殺與誰將為巨石所砸死；誰將獲得安息與誰將飄泊無依；誰將泰然自若與誰將受懲罰；誰將淪于貧困與誰將發財致富；

誰將貶職與誰將高升。”

其他宗教的代表們也同樣說着“神的意旨”，向信徒們闡述神能預先決定一切。基督說，民族的歷史命運是為神的意旨所支配的。同時，牧師們確認“主的道路是無法預測的”，所以“謀事在人，而成事在天”。這就是說人不能知道未來的東西，因為神是不能讓任何人有任何了解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例如戰爭的爆發，戰士的傷亡，城市與鄉村的遭受毀滅，軍隊的勝負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依從於神的意旨了。

在戰爭時期，交戰雙方的信徒們都向上帝祈禱勝利，而且每一方的牧師都喋喋不休：“上帝同我們在一起！”關於這點，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義正詞嚴地指出：“假如上帝存在，它那悲喜劇的表演，一定非常滑稽可笑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中，有些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根本不想攻擊宗教，但他們指出：交戰國雙方基本上都信同一的基督教，而不自覺地把自己的上帝置於十分愚笨的地位。那時，在一個資產階級的英國雜誌上曾刊載了一幅諷刺的插圖：描寫一個坐在天堂上的上帝（自然，他具有人的形象），而交戰國雙方的牧師們——俄國、德國、法國、奧國、英國與意大利等國的牧師——從地球上向他祈禱。他們都是基督徒，又向“天父”作同樣的祈禱：“主啊！請幫助我們打敗我們的敵人吧！”而惶恐不安的上帝聽到這些祈禱時猶疑不決地說：“難道這些人連我一個人保守中立也不行嗎？”

法國作家巴留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加者，在他的“在火綫上”一書中描寫了一個負傷的飛行員的悲慘心情，他從飛機上看見了在敵對雙方的營壘中同時舉行相同的宗教儀式。飛行員在低飛俯視時聽到了雙方的牧師們都在用自己的語言唱着：“上帝同我們在一起！”這個情景深深地激動了飛行員，因為他也是一個信徒。在醫院中他企圖分析所看到的情景時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你試想這兩個完全相同的群眾，呼喊著完全相同的語句，雖然他們的外貌相似，但是，他們仍然是相互敵對的。上帝將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我知道他是知道一切的。他雖然知道一切，但是他是手足無措的……我了解人們在祈禱，但是上帝怎樣能夠聽到這樣的祈禱呢？當上帝允許這個又允許那個相信他同他們在一塊的時候，上帝又將作何感想呢？”

這個飛行員的疑問不是偶然的，但是，普通信仰宗教的人不能把這些問題追根到底。因此他們不能察覺到提出這些問題最終將使人們對上帝存在的信仰歸于幻滅。

希特勒匪幫利用宗教徒的信仰，向群眾捏造上帝在希特勒方面的胡謔。許多法西斯士兵身系腰帶，而在腰帶的銅扣上顯明地刻着“上帝同我們在一起”的字樣。

一九一五年，德國詩人漢勒創作了一個歌劇，在歌劇中描寫了一個宗教徒的軍官，他在死亡相繼、血染泥濘的戰壕中的感受。被恐怖籠罩了的他，在戰鬥中雙膝跪地，向上帝禱告：“你！給予我們生命，你又奪取生命，這怎麼使我認識

你呀？在这个死尸横陈的战壕中，我不能找到你。这些成千成万的悲号惨叫在可怕的死亡怀抱中被窒息了，——难道你没有听到这些悲号惨叫吗？也许这些悲号惨叫在冷冰冰的空间消失了吗？你的春暖应为谁开放呢？你的太阳的光芒应为谁照耀呢？呵！主呵！你为谁呢？我代表一切站在你的阴暗面前缄口不言的人——无论是勇敢的与怯弱的人——向你质问：是什么火焰在我内心燃烧？是什么真理在照耀呢？这个杀戮是否按照你的意志而进行的呢？这就是你的意志吗？”

斯杰芬·丝魏依的歌剧“伊列米娅”是描绘被战争破坏的第一个耶路撒冷庙宇的歌剧，剧中某些人物对上帝的存在感到怀疑。站在耶路撒冷城墙的围牆上的一个哨兵，竭力要了解发生的事情，对另外一个哨兵说道：

“为什么上帝要唆使各族人民互相争夺呢？难道天下的地方还不够吗？是谁在判处这些民族之间的死亡呢？当人们有着富裕的地方可以生活、也有着那么多的珍饈可供选择，是谁还要散布仇恨呢？我不了解，我不了解……”。这个哨兵认为上帝不会作出这个罪过。因为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活下去。但是，如果战争不由上帝决定，那么，战争又从何处来的呢？——他这样问。

在这个歌剧中旧约的预言者阿娜妮娅歌颂“为上帝而战”，而预言者伊列米娅则说不要把上帝的名字和战争混为一谈。不是上帝进行战争，而是人进行战争，死不是神聖的而生命才是神聖的呢。战争所造成的悲惨的后果使伊列米

姬悲觀失望，于是他在驚慌失措中号叫：“任何地方都沒有上帝，無論是在天上，無論是在地上，無論是在人們的心灵中都沒有上帝……如果不是他自己，是誰違犯了他呢？”当伊列米婭回憶到那些为了自己弟兄們免受灾难，而向上帝敬献的一切供物时，他再也不願意向上帝祈禱了：“主呵！因为我恨你，而我只爱他們”。

給人們帶來不可估量的痛苦的侵略性的、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顯然地，这無論怎样也不能同神的意志至上的信仰联系起來的。

企圖重新分割世界和夺取他國領土的帝國主義者們發動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这是人所熟知的。現在，美國寡頭們正在企圖燃燒起第三次世界战争的烽火。为什么至善的，至明的，無所不知的上帝能容忍帝國主義者發動給人民群众帶來灾难，而給帝國主義者帶來巨額利潤的掠夺性战争呢？

使所有頭腦清醒的信徒們特別苦惱的是这样一个問題：如果上帝确实存在的話，他能袖手旁觀“为了神的光荣”所進行的流血的宗教战争和內哄么？为了宗教，亦即为了宗教政权控制人們智慧的利益，欧洲各族人民忍受了無可估量的灾难和恐怖。在中世紀，正当僧侶政权和势力鼎盛之际，曾有力圖認識自然，接近真理的数以千計的進步人士遭受了殺害，因为他們的發現是和宗教的信仰相矛盾的。牧師們竟把被他們誣控同“惡魔”有关的小孩，或誣控为“妖女”同“魔鬼”通婚所生的小孩在火堆上活活地燒死。

現在，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并没有終止由帝國主义者們所煽動起來的印度教徒与伊斯蘭教徒之間的仇恨

这些事实同信仰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調和起來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結論：宗教是有害的。

侵略的殖民者在決定奴役某一个民族以后，首先把牧師們——傳播“聖言”的布道者——派出去當間諜。再繼牧師之后派遣商人和士兵。美國、英國、法國的牧師們在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朝鮮、越南和其他國家建立了許多的布道团体和組織。其中許多組織是在以給“落后”民族援助的“慈善”团体的幌子下出現的。事實上，这些教会团体經常地作为帝國主义的爪牙們進行間諜与破壞活动的帷幕——而帝國主义正是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凶惡的敌人。

在中國，揭露了許多美國牧師們的“慈善”活动的駭人听闻的可怖事实。他們在“援助”中國孤兒的口号下建立了無數的孤兒院的分支機構。不幸落在这些孤兒院里的可憐的兒童，遭受了非人的剝削。他們从五歲起就被迫進行一晝夜十六小时的工作，滿身泥濘，半飢不飽，沒有任何醫療救济。僅在武昌的一个孤兒院里，二十三年以來，在这个孤兒院內共收容了五七八一七个兒童，其中就有五七六九一人死亡。只有一二六人苟延性命。主持某一孤兒院的牧師們在其报告中厚顏無耻地寫道：“孤兒院的目的在于拯救靈魂，我們的活動从一九二四年以來，沒有一天沒有許多被拯救了的靈魂登上天國去了。”

梵蒂岡——天主教教會的中心——的政策是特別無恥和罪惡滔天的。這個教會的全部歷史是同進步力量作鬥爭的歷史。梵蒂岡曾公開地幫助了人類的惡魔——法西斯。現在，又為美國侵略勢力服務。梵蒂岡拒絕譴責使用原子武器，詛咒爭取和平的鬥士，同時，還假惺惺地宣稱羅馬教皇“經常”為和平而祈禱。梵蒂岡把其中若干神父訓練成為帝國主義的奸細，成為陰謀、間諜和破壞的組織者，並把他們派遣到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去。梵蒂岡迫害着為爭取和平與民主而活動的神父，並剝奪他們的聖職。

第三次世界大戰積極的挑撥者如杜魯門、麥卡錫之流，他們以宗教保護者的角色出現，並且宣稱：“上帝同我們在一起”，這並不是偶然的。美國參議員菲格遜認為“原子彈可以把基督教的世界從無神的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有一個名叫多恩的在美國眾議院重復了菲格遜的話宣稱：“他擁護‘一手持炸彈，一手持聖經’的政策”。

所有的帝國主義者硬說他們的政府準備新的世界大戰，只是“履行基督教的義務”。宗教與教會是帝國主義者、新的世界大戰的挑撥者運用自如的掩護物和助手。

* * *

一切宗教的另一因素，即信仰“來世”信仰陰間也是同信仰上帝相互聯系的。這個信仰也同樣地被剝削者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所利用。宗教宣布剝削者的秩序是“神賜”，因而，也是正義的。宗教要求信徒們順從、善良。對善良的（“忠順的”）人們許以來世的幸福，作為他們忍受生活中的

苦楚，忍耐与恭順的獎賞。所有的宗教都認為似乎人間幸福难于美滿，似乎只有在理想的正义所支配的“來世”，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所有的人按其功过得到獎懲，即“忠順的”受到獎勵，“犯罪的”受懲罰。宗教認為人生的目的在于一生为死而努力，为來世而努力。

宗教布道者們在給人民群众描繪來世的幸福（“天堂”）与陰間的苦刑（“地獄”）的远景时，自然也不能为实现这些远景提出任何保証。肯定实现來世的任何事实，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关于來世的推論是与生和死的实質的一切科学知識相矛盾的。

信仰“來世”，也如信仰上帝一样，不僅荒謬無稽，而且給劳动人民帶來莫大的損害，因为这种信仰將在劳动人民的隊伍中散播怀疑自己力量的种子。宗教給予人們的只是空想的、幻想的和沒有根据的幸福，而这些就阻碍他們为实际的、现实的人間幸福而進行斗争，因为它消失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它削弱着人們同社会迫害進行斗争的意志，破坏人們能够建成全人类真正幸福的共產主义社会的信心。

十八世紀杰出的法國思想家波利·高尔伯在指出一切起着剝削作用的宗教教义时說，宗教是人类的灾难，他寫道：

“宗教，这是騙人的伎倆，其目的在于轉移人們的思想，使之不去仇恨由于今生的統治者所給予人們制造的罪惡。人們被冥冥之力所嚇住，而迫使他們馴服地負擔有形之力所加于他們的重負；他們想像，如果他們安于今生的痛苦，